



### 不平衡于落差式的层次上

《画家》杂志，湖南美术出版社 4(1) P32-33, 1986.7

### On Wood Carving: A Multi-Level, Dynamic Contextual Dimension. Painter

Hu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4(1), *Painter* magazine, p32-33, 1986.7

It hazily and abstractly brings audience to a multi-level bridge that takes place for the group artists accidentally meet up from their “mystery resources” to their “confused destination”, featuring and criticizing lead artists Chen Xian Yang, Hu Kong and Cao Wu... etc.

当代画坛，上升为理性文化层次上的反省之趋势，已暗示着一种感性文化层次上的回归趋势。感性与理性将同时得以推崇。立交桥版画展便正处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前者还在拓展，后者的前奏并未敲响。

我跨入展厅，挡住我视线的是立交桥上—群错乱的星，该作品简直使我失去立足点，因没有参照的系统，没有中心。它脱离了可度量的世界，逃开逻辑的零碎而进入感觉的整体。每一颗星都在不确定中确定，朦胧中清晰，否定与代之的只是一片混沌与扩张。我站不住，我站住了。

“我们从不同方向来

我们到不同方向去

偶然的时刻

我们相会在立交桥上”

他们从不同文化反思层次而来，相会于偶然的瞬间感性契合——一种非理性冲动的瞬间契合，也许就是这无限的瞬间冲动组成了无数的立交桥，组成了历史的水恒；也许就是这无限的瞬间冲动，更有助于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敞开，潜入人类心灵之海的深底。在这一瞬间中，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然”与人类间的爱慕之情，深挚之情，偶而也负荷着自然重压的痛苦呻吟和抗争。

立交桥上的星相同在于机遇，差别在于反省，优劣在于技法。美国画坛巨匠罗伯·罗逊柏格曾说道：“追寻完美的眼睛那是期待着一种控制之下的退休。”立交桥上的星没有一双去寻找完美的瞳孔，他们排斥先人确定的勾通方式

和习惯手法，以各自的内在解释去领悟服从人与自然的“阻隔”，遮蔽并不平衡于落差式的层次上。

陈向阳冷峻的象征，深层的思索，他不是去寻找绘画的表现手法，而是寻到了充满永恒和神秘的新天地，其内心深处感情的“爆炸”，给人一种含而露的震撼。

路明以史论者的沉思，探索于美术史断代的思辨形象与灵性文化的判断物，象征、寓言手法，高度凝练的形象概括地表达某种观念和意念。

胡抗将有限的人生巧妙地汇入到浩瀚的自然中去了，在一片无限的自然中，怡然自得，陶然自在，蕴藉着乐观气息的“忘我之境”。

肖洁然则以不定形状的“居安思危”的百灵鸟，担心着人的命运及未来生命的隐忧。

曹武亦似乎认识到了自己，又在不断解剖自己。

陈行在暂时抛开她原先所追求的美时，并不全部把它压抑，而是把它紧凑、凝聚、本质化。

颜新元似乎从不追随理性，而是和理性平行地工作着，在制造一个与理性同样空想的自足的世界。

多层的理性范围，形成了这个立交桥的旋转圈，这旋转圈的外切线上的任何点，都乃感性的扩展，感性上的清晰与含混、黑与白的共同点凝聚于各自的工具、材料与技巧上。

任家葵用油滚子直接代替了刀与版，使感情的表露又少了一个折磨的层次。以一种新辟的感受与顿悟突然形成

一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催动力。

肖洁然以笔代刀，笔力透纸背，其风格超越了“版”之形式，唤起象征与联想。

陈行的纸版已不只限于拼贴，她以女性少有的刚毅倾注于刀刃上，划破纸版，产生局部的凸凹，产生局部的阴阳，呈现局部的肌理。

胡抗以铸纸版独特的品质——凸凹的厚度来衡量感情，造成一种触觉感。

肯特好用大面积黑，而陈向阳则以大面积黑与大面积白对比，两个人有幸一起数着挺拔、利落、细致、排列的线条，庄严、平静。

陈巽如善于用大面积黑造成沉重的神秘感，然后以精细的白去表现该表现的东西，常有黑得便宜，白得珍贵的意味；而贺旭则常有白得便宜，黑得珍贵之意味，这两种形式特质的默契便贯穿于他俩合作的作品中。

现代人的瞬间感性不仅是时有多元的契合，并且时间是对立感性的契合，多学科知识带来的多方位感性体验，是现代人所称的“高情感”，而“高情感”与“高理性”的平衡又给艺术家造成尚未认识与表现的领域。

我站不住了，太久。

恐惧进一步的解释是我欲想解释时之心境，因为解释的对象个个殊难逆料，也许他们又在重新耸立无数的立交桥于各自的天体上。

1986. 7.

谭  
勤

# 不平衡于落差式的层次上